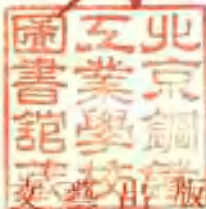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張 琳

火車女司機



新 華 出 版 社

L41

火 車 女 司 機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• 上 海

報 告
火 車 女 司 機
著 者 張 瑞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理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

大東印刷廠印刷

晉益裝訂所裝訂

書號(608) [I III 42] 本書45000字

根據寶文堂書店一九五一年版本重排

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20000 冊

定價 2,700 元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書登證號

內 容 提 要

田桂英乘務組是我們新中國的第一批火車女司機。這一篇報告，用通俗的語言，記述了她們怎樣在上級的領導和教育之下克服困難，掌握技術並獲得榮譽的過程。

目次

一	田桂英	二
二	報名	六
三	怪話	三
四	車上	二〇
五	一席話	二五
六	出名	三三
七	管『閒事』	四四
八	受傷	四九
九	學理論	五五
十	三月八日	六六
十一	出車一年	六九

男人打鐵

女人鍊鋼

男人種稻

女人插秧

男人當兵

女人扛槍

男人怎樣

女人怎樣

——「男女平等歌」

一 田桂英

中長大連鐵路機務段在火車站東頭，是專管火車出入和修理的地方。凡是往外地開的火車，全由這兒升好了火，燒好了汽兒，然後『咕咚咕咚』開進站去，裝客或載貨。睜眼一瞧，氣派不小。旋盤廠、電火廠、鍋爐廠、對車廠、煤台、車庫……等樓房，沿着七八十拉道鐵軌兩旁擺列着。裝煤的吊斗半懸在空中來回的轉搖，火車頭不開的拉着汽笛進進出出。

全機務段有一千來號員工。女同志佔了十分之一，每一個廠子裏都有幾個女工，她們跟男人一樣的幹活，如果不是頭髮披到脖子根上，你真分不出男女來。

這旋盤廠裏有一個女職員，叫田桂英。今年正二十。長方臉、高鼻梁，又黑又長的眉毛底下閃着一對品亮的大眼睛，嫩紅的臉上長着星星點點的淺雀斑。個兒就是站在男人羣裏也顯不出矮來。看上去挺秀氣的。

她原本就是工人出身。小時跟着爹爹，不論冬夏，不管風雨，到海頭去打海蠣子、撈海菜、捉螃蟹，全憑兩個手來養活一家，就連她到學校唸書的時候，也沒斷過——頭晌上學，下

响趕海。她唸到四年級時就下了學，到工廠去做工，那時才十四歲。起頭是在「東亞烟草株式會社」包烟捲兒，工頭欺侮她小，每回關餉都揩油。她跟他爭吵了幾次，就給下了工。第二回又到「森永製菓」去包糖。有一次日本陸軍軍需部什麼長來工廠檢查衛生，硬說她身上「氣大奈」，把廠長好一頓辱，廠長又把工頭好一頓斥，就決定不要田桂英，並且扣她半個月的工錢，算是給其他工友一個眼色。打這以後，她又到大連「日日新聞」去當拆版的女工。整天黑手油腳，挨罵受氣，熬到一九四五年「八·二二」——蘇軍解放了旅大。

解放第二年，她到了機務段，人事科長給她分到工友食堂當賣票的職員。那時她的腦瓜還沒開竅，心想：這個活兒倒不錯啊，又乾淨，掙錢還不少。可是沒等幹到一年，她變了。每當上完夜校回家的時候，她就想起李副段長講的政治課：「婦女要解放只有參加社會勞動！」再一尋思：自己是一個有三年工齡的女工，悶在食堂裏多啗是個頭呢？偏巧，這時機務段長換了個蘇聯同志來，他時常給婦女們講蘇聯婦女參加重工業的事情。後來當真就實行起來，所有的廠子都有了女工。

田桂英心動了，她便到副段長那裏去要求調換工作：下現廠去學技術。副段長像逗笑的說：「下現廠可不比在食堂賣票輕快，再說下現廠當學徒又少掙錢，就不能有富裕錢養家了。」田桂英說：「錢不錢沒大關係，現在俺家就俺自己不幹活，俺爹夠養活得了，再說我也不

當一輩子學徒啊！」

副段長還是不答應。田桂英急了，噘嘴說：「你天天給我們講的：『要解放就得參加社會勞動，』怎麼人家想參加你倒不讓了？」

說得副段長沒有辦法，只好答應說：「好，我跟人事科長商議商議，等找到替你的人就叫你去。」

果然，一個月後她歡歡喜喜的到了旋盤廠。她想：「這回可好了！」誰知剛當了不幾天學徒，又給她調任寫票的職員。

當時，她的思想苦悶透了，整天儘找副段長「訴苦」。副段長安慰她說：「這事沒有法子啊，你們廠子數着你文化高，字筆很拿得起來，你就先擔任幾天吧！再說，「參加」也不用那麼着急呀！工作不能太由性了！」

田桂英一想可也對，要是誰想幹啥就幹啥，那不成了「無政府」了嗎？於是忍了忍心，點頭笑道：「可是不能叫俺幹一輩子呀！」

副段長笑着說：「你放心就是了！」

誰想，一幹幹了三個月還沒有動靜。田桂英雖是個服從領導的好同志，心裏却免不了時常活動，一有閒空，就跑到機器旁邊問長問短，打聽技術，心想：『多嚮我能當一個旋盤工就好了！』

這樣，又過了一個多月。一次，她到蘇聯段長家去玩，段長夫人雷索娃拿一張像片給她。她一看，上面有一輛火車頭，旁邊站着一個蘇聯婦女。雷索娃說這是她的朋友——火車司機。田桂英聽了當時心裏並沒覺得怎樣。回家過火車道的時候，望着一條長龍似的火車，颼風捎雨地跑過去，車廂裏裝滿了貨物。她心裏一動：咱中國婦女不能開車嗎？多嚮我能當個司機就美了……。又一尋思：『田桂英呀！你太好高騖遠了，旋盤工都沒當上，又想當司機……。』想着想着，碰在一株樹上，差點絆倒，不覺笑了出來。

二 報 名

日子又過了一個月。

這一天田桂英上班，走近大門的時候，遠遠看見一羣人圍着告示板，不知看些什麼。一個楞小伙子從人羣裏鑽出來大聲嚷道：『哎！都來看哪！母雞也要打鳴了！』

另一個工友囑咐他：『別胡說八道！』

田桂英走到跟前一看，心不覺蹦蹦的跳了起來。原來那上面貼了一張招考女司機的告示。

『……希望各位女同志踴躍報名。』最後邊這幾個字，特別使她心跳得厲害。暗想：『難道是個夢嗎？』

她向旁邊望了一下，輕油車庫女工王寶鴻正眯着一對細眼向她發笑。好多面熟的工友，像平日一樣，來來往往——分明不是什麼夢。她怕人家發現她的心事似的，轉身向工廠大門走去。忽然身後有人喊道：『田桂英！』

她回過頭一看是王寶鴻。她是個小矮胖子，留着兩條短小辮兒，年紀比田桂英小一歲。拉着田桂英的手，悄聲說道：『老田，怎麼樣？有心思沒有？』

田桂英說：『什麼心思？』

王寶鴻說：『幹這個！』說着做出開車的姿勢。

田桂英笑着說：『你這個小丫頭，人小心倒不小啦！』

王寶鴻噘了一下嘴說：『哼，光知道說人家啦，你剛才那副神情你當我看不出來！』

田桂英正經的說：『小王，你願意不願意？咱倆一塊兒去報名吧！』

王寶鴻說：『看怎麼樣，你一抬腳我就知道你往哪兒走。剛才你兩隻眼睛直勾勾的，我就知道啦。』

田桂英說：『說真的，你報不報？』

王寶鴻說：『自然報啦！可是有一樣，我擔心咱們幹不了，自古也沒聽說咱婦女能開火車。』

田桂英說：『那就在乎咱自己了。自古你聽見說共產黨領導咱窮人翻身了嗎！再說人家蘇聯早就有了女司機啦！人家能行，咱就不能行？』

王寶鴻聽了，點頭說：『好！走，咱倆報名去！』

說着二人手拉手的向段長室走去。到了段長室報上名、填了表、又考完了試。下午，吃完飯就到段長室去打聽，李副段長告訴她們明天才能發表。她倆忐忑不安的走了。一宿沒睡好覺，第二天一早就又去問。還沒等進門就見門口黑板上寫了一排名字。一看，田桂英的名字在第一個，王寶鴻在第三個，餘外還有五個也不知是六個，就沒顧得看，一口氣跑到段長室說：「合格了！合格了！」

李副段長遞給她倆兩封介紹信說：「還有身體沒檢查哪，這項很重要。」

她倆這才拿着信到醫院去。檢查的時候，一位留着兩撇小鬚的醫生看了看介紹信，一楞說道：「你們機務段真能鬧着玩兒，女人還能開火車？女人體格再好也不如男人呀！」

這幾句話不要緊，一下把田桂英的心思勾起來了。驗完了身體，醫生在表上畫了個「正常」兩字，按理說應當高興，可是田桂英却發愁了。王寶鴻勸她說：「早晨你還給我打通思想，怎麼現在人家說了句閒話，你倒害起愁了？」

田桂英說：「我害他的愁幹什麼！」

王寶鴻說：「那麼你害誰的愁？」

田桂英說：「俺媽！」

王寶鴻不作聲了。真的，她媽的腦筋可實在有點老。田桂英在工廠「管賬」，她都不大

樂意，時常對田桂英說：『那麼大的姑娘了，整天男男女女在一起有什麼好處？現在比不得小日本時候，咱家裏沒有你掙錢，也將就了。趁早在家學學針線，好找個婆家。』這次學習開火車還得住宿舍，她媽更不能願意了。

王寶鴻想了想，給提了個主意，說：『實在不行就給她個「不管三七二十一」』

田桂英咬着嘴唇，沒作聲。

果然，回家一商量，就碰了個大釘子。她媽說：『學那個玩意兒幹什麼？弄成個髒小子，找婆家誰家要？』

田桂英笑嘻嘻的解釋說：『我要是找不到婆家，決不能怨你老人家行不行？』

她媽說：『好哇，你翅膀硬啦！找不着婆家不怨我，還不與我怨你啦。那麼大的姑娘，「老」在家裏，人家笑話誰？還不是笑話當媽的？』

田桂英知道在這樁事上算講不通了，就岔開話頭說：『媽！我這是去學開車，也不是學「馬流道」^①。日後開了車，掙了錢還不是送給你老花！』

她媽暫時不作聲了。田桂英又插上一句說：『你不是常說咱家沒有「小子」^②，惹你老人家吃苦遭罪麼？現在男女平等，男人能幹的活兒，女人就能幹，男女一樣可以掙錢養家……』

她媽說：『得了，你掙錢來家我還不知好花？我就是不願意你上段裏去住，男男女女的，一個禮拜才許來家一趟。』

田桂英故意撒嬌，扯着媽的手說：『人家是工作需要嘛！開火車不定是黑班白班，我要是不住宿舍，半夜走道你老不心痛？』

她媽說：『我叫你半夜走道①啦？』

這句話把田桂英頂得半天沒想出什麼話來。她媽又繼續說道：『再說從來也沒聽說女人還能開火車，萬一有個好歹，我不白養你這麼大。』

田桂英說：『人家蘇聯女的怎麼能開！』

她媽說：『蘇聯是蘇聯，中國是中國，人家鼻子還高來！』

田桂英聽了，氣的滿臉通紅說：『媽，你怎麼那麼不講理呀！哼！管你怎麼說吧，我算去準啦！』說着從炕上拖下被褥就捲。

① 馬流這——不正派的事兒的意思。

② 小子——男孩子。

③ 半夜走道——即黑夜走路。

她媽一看，着急的臉色都變了，哭臉悲聲的說：「噢，小兔崽子，你這是長大了！用不着你媽啦。去吧，你媽揩屎抹尿的，算是白養了你一場啦！」說着鼻子一酸，掉下淚來。

田桂英見媽這麼不開竅，又傷心，又生氣，說道：「還用這樣幹什麼！我又不是上哪兒去，日後要是調走了，不知你老又該怎樣啦！」

她媽一聽『調走』兩字，老淚流得更厲害啦，說：「好哇，蝸子大了吃牠媽，你要走你就走吧，早知道你有這心思，我當老的也不管你啦！」

田桂英聽了，心裏也挺難受，很後悔不該說什麼調走的話來刺激她。可是又一想：媽也太頑固了，連自己的工作事業也來干涉。就說：「說什麼也晚了，我已經報上名啦。」

她媽擦擦眼淚說：「好，你去吧，這年頭兒當老的說了也不算啦，算我沒有你這麼個閨女！」

田桂英看媽媽眼圈都哭紅了，淚水順着道道皺紋往下直流，那種可憐的樣子，不覺心軟下來。可是又想：難道因為這個，就扔掉婦女翻身的大事業嗎？她想起王寶鴻在醫院門口對她講的話：「不管三七二十一！」一狠心，捲好鋪蓋，連看也不看她媽一眼，就向段裏走去。

三 怪 話

剛到段裏，王寶鴻看見了她就從宿舍裏跑出來，跳跳蹦蹦的，說：「唉呀！你可來啦，我當是叫你媽鎖在家裏了。」說着笑嘻嘻的幫助她把鋪蓋往宿舍裏拿。田桂英走進宿舍一看，嘿！好漂亮的房子。天藍色的牆壁上還畫着許多花紋，地板擦得晶明瓦亮，牆角上還裝着『暖氣』。陽光從玻璃窗間斜射進來，像過節日時候總工會門前紮的那一條黃綵綢。靠着窗戶，一連排着六張鋼絲單人床。床上都放着鋪蓋，有的還沒打開。然而屋裏除了她跟王寶鴻之外，一個人也沒有。就問道：『咱們一共來了幾個？』

王寶鴻說：『連你一共六個人，那些因為身體不好，驗下去了。』

田桂英問：『她們哪去啦？』

王寶鴻趕緊停下放行李的手，說：『哎呀！你看我叫你給高興的把正經事兒都忘啦！』說着拉田桂英就往外走。

田桂英問：『什麼事兒啊？』